



公鸡一样高昂着头。

有一位艺术家表示过，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他的家乡县城为艺术母城，似乎把悲欢离合的故事搁置在老家县城，他才在灵魂里有一种深切的寄托。有年春节回老家县城探亲访友，一个发小喝酒时劝他：赶快结婚生个娃吧！这样一句话让他甚暖人心，在北京，他没有听到过这样絮絮叨叨的家常话。他说，在北京这个庞大的都市里，常有一种心慌憋闷的感受，只有回到了老家县城，在一个亲戚熟人交织起来的县城网络中，这种热烈的人间烟火生活，才把他一颗悬浮的心安顿下来。

我对一个县城寄予的感情，也是从少年时代开始。

父亲当年在故乡县城机关工作，做领导的秘书。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这是父亲的标配打扮。父亲在乡里很受人尊重，有一年村子里有个人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到县里开表彰大会，那人亲眼看见我父亲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跟在领导后面。那人兴奋地跟出席会议的人说：“李秘书是我们村子里的人。”据他说这顿时让身旁人对他另眼相看；而他上台领奖时，也

丝工，一双手长期在水里泡着都脱了皮。有次回到村子里被我奶奶看见，奶奶叹气说，哎呀，在县城当工人也比在乡里种地好。我奶奶一辈子也是种地的，干吗自己又看不上种地的人呢，我觉得奶奶思想觉悟不高。

其实，我跟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想到县城里去。县城，有我想要过的生活。

19岁那年，我到一个乡里工作，对县城依然迷恋，找了不少关系想调到县城去工作，最终成了泡影。我发现，我对人情世故的理解，还是太浅薄了。乡长知道后，很是生气，在他办公室，他拍响了桌子，表示，本来要重点培养我的，没想到我整天不务正业瞎写啥诗，还做白日梦调到县城里去。从那以后，乡长外出喝酒，很少喊我一起去了，他已把我从他那个圈子划掉了。

30多年时光过去了，而今县城扩张，早已经把我所工作的地方连为一体，长成了大城模样。高楼把天际线不断抬高，但我心里，依然把它当成县城在生长，它提供给了我全部的生活物质与精神要素。

在一个大都市，有时请人吃饭也难。遇上堵车，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这样时间，坐飞机几乎可以横穿大半个中国了。在一个大都市，人会产生特别渺小的感觉，精神恍惚的缝隙之中有落不了地的脆弱孤独。但在县城大都没有类似烦恼，眺望夜晚里的灯火，我大致可以明白哪一盏灯火下面是哪一条街哪一条巷，有我的哪一家亲戚哪一个朋友。一位在北方一座大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县城故交，前几天还在微信群里寻找着他当年在县城的发小，在大都市，“发小”这个词语已变得更加模糊，大都市的哪一条街巷是故乡？而今都市的少年们，在幼儿园就进入美术、书法、音乐等各种早读班了。孩子们的父母，提前计划着他们的未来，划定了一条人工“起跑线”。童真，因为这种过早的负重被淡化，这些孩子，哪还有童年的发小呢？

生活在一座县城，我活在居民幸福生活的平均指数组里，流水与落叶的时光消逝中，我有时也觉得县城是不能承受之重，重得我无法全部扛起它，因为县城就是我最大的城，我的故乡。

曾经居住在丁堰镇三桥街的大姨妈一家，是那个年代唯一可以每月领到“豆腐票”的亲戚，也是我在发小们面前吹嘘炫耀的亮点。然而，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条街还有个绰号，叫作“草绳街”。

“当时我家三代八口人中，只有奶奶和爸妈有工作，五人吃闲饭，日子过得紧巴巴。”姨兄春发说，为了维持生计、贴补家用，春发和弟弟春强从小时候起就满大街地捡拾废旧。放学后和节假日，兄弟俩拿着火钳和袋子，在西大街、西洋桥和通扬河、如泰河边的灰堆塘里挑来拣去，寻觅“宝贝”：废铁、纸板、玻璃、骨头……“其中骨头最值钱。一年到头捡废旧的收入可以支付学费和一点早饭钱什么的。”春发并不忌讳“街上人”的脸面。

改革的春风吹来了。街镇上的供销社联系到发往苏南某地的草绳草帘的加工业务。于是，草绳机、草帘架在老街风生水起般铺展开来；老街摇身一变，成为“草绳街”。在晴好天气，东西大街、南北小巷的两侧会摆满各式各样的草绳机和草帘架；而从乡下送来的一捆捆鲜亮的稻草也不时从街巷中间穿过，古镇呈现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金黄色风景线条。欢笑声、机器声、吆喝声此起彼伏，相互交织，构成了“草绳街”特有的乐章。

春发一家自然也加入创收的行列。他说，打草绳、扼草帘，第一步得买到上好的稻草。同样是二分钱一斤的稻草，“三熟制”晚稻的秆秆直、性格硬脆，不利于加工；而秆秆长、质地柔韧的中稻稻草是他们的最爱。故而大姨父经常披着夜色赶到后街路口，抢在别人之前“拦截”上街卖草的农户，买到最好的稻草。为了多打草绳，春发和姐姐经常“歇人不歇机”，姐弟俩上、下半夜轮流操作，一个通宵能够打出五六饼草绳，收入也算可观。次日早上，一家人就可以吃上刚出笼的酵条（长条形的馒头）。

春发也是做草帘儿（我们那边叫“扼草帘儿”）的行家里手。一张草帘的标准尺寸是六筋头、80厘米宽、120厘米长，密度、重量和绕结都有要求。“在兄弟姊妹四人中，我扼的草帘儿最好，人人称赞。弟弟干活粗糙，扼的帘儿绕结左右不定，歪歪斜斜，表面松紧不一，外观很难看，到卖的时候就犯难了，常常被拒收。”春发说。于是，弟弟扼的草帘儿常常被分散隐藏到堆子中间，加之姨父姨母的一番敷衍，方能“躲”过收购人员的法眼。

春发不光扼得一手好帘子，而且极有耐心，一坐就是一整天，头也不抬。每逢节假日，“草绳街”上的同龄伙伴簇拥在一起，打草绳、扼草帘，你追我赶，热火朝天。春发说，他的最高日产量在十八条上下，已属于上游；而有位发小则创造过二十二条的最高纪录，这让他至今心存羡慕。

“你那时不嫌累吗？”我有些诧异。“累点不算什么，搓筋绳时，手掌起血泡、生老茧也是常有的事。那会儿只想多打草绳儿，多扼草帘儿，能够多挣些钱，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普通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就是如此的简单和朴素。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他们兄弟姊妹四人硬是凭借打草绳、扼草帘和捡破烂，与长辈们共同支撑了全家较为体面的生活！

十八岁那年，春发结束了“草绳街”生涯，成为农具厂的一名职工，两年后又加入子弟兵的队伍，二十四岁丧父，四十岁又遭遇企业改制而被“优化”……为了谋生，春发夫妻俩辗转南通、如城、丁堰乡下，上过电池流水线，干过皂片包装、当过辅警……有段时间，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得脚踏自行车往来于相距百里之遥的南通与丁堰之间，现在想来仍有些心酸。直至几年前，夫妻俩才叶落归根，回到“草绳街”，享受退休后的闲适生活。

约莫十岁时，我曾一人徒步三公里，从丁堰东乡十家园的老家拎了一细眼筐儿的黄豆芽儿和一袋玉米糁儿，送到西街的大姨妈家。从东到西，穿过草绳街，看到青砖黛瓦的房舍、熙熙攘攘的店铺和每家每户门前乡下没有的煤球炉，又尝到可口美味的饭菜和香喷喷的烧饼、油饼，心中充满快乐、好奇和渴望。那时我深深以为，镇上孩子的生活非乡下哪儿所能企及，简直就是天堂。现在，我才读懂了“草绳街”的故事。

“当年因为姐姐去了农村插队，所以我逃过了种田的苦，已经很幸运；后来国家又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生活。”如今六十六岁的春发并不抱怨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坎坷，言语中满含欣慰。现在他每天上午打理家务，下午摸摸“塌子糊”，傍晚时分则漫步在“草绳街”青灰色的石板路和幽静的小巷，得空时也会去乡下走走亲戚，生活节奏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看惯了街上一拨又一拨孩子的外出和一位又一位老人的离去，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春发的心境平淡而从容。

丁堰已获批“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许多的老店铺、老作坊、老巷子、名人故居及其他风物遗存都被挂牌保护。“草绳街”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但古镇居民的桑梓情怀，却愈发浓烈！



种花人家 CFP供图

土语里的蟹味

□文武

“一蟹上桌百味淡，露凝花冷蟹愈鲜。”金秋时节，正是螃蟹最为肥美的时候，此时还有什么能比一只鲜活饱满的大闸蟹更美味的呢？家乡盛产螃蟹，大家也喜食螃蟹，因此，就流传着许多有关螃蟹的土语。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煤蟹等勿得红”。海门方言把用清水煮食品叫“煤”，蟹要煮熟变红后方可食用，否则吃了会中毒。然而有人急于品尝它的美味，不等蟹壳变红就要动手，这是多么让人叫绝的形容！这句土语也常用来形容孩子们对食物的喜爱：等不得食物煮熟，就像相外露想要品尝。小时候，家里煮粽子、蒸年糕、做馒头时，我们姐弟仨总会焦急地站在锅台边，盼着食物赶紧出炉。此时，母亲总会嗔怪我们：“真是煤蟹等勿得红。”

“秋九八月撑亮壳，巴掌着身也不放。”秋天的大闸蟹，只壳都是满满的膏与黄，这时候食用特别有味。这句话说的是，在吃蟹时即使遭人打巴掌，也不肯放下手中的蟹，这说明螃蟹是多么的美味呀。“大闸蟹是败家心，大米衲饭多吃二三升”，那时候，谁家有了大闸蟹下饭，一家人肯定食欲增加，粮食紧缺的时候，真有点心痛。而对于喝酒的大人而言，有了大闸蟹作为下酒菜，那是另一幅景象了：“蟹脚吮酒几茶盅，面孔个个像关公。”用小菜下酒，家人多叫“吮酒”。村民们喝的大多是自家酿制的米白酒，大人们用蟹脚下酒，能饮上几大碗，喝酒人因此面孔个个红得像关帝庙中的关羽。

蟹的谚语，不仅关系其美味，还时常被用来比喻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事物，往往也是恰如其分。有句歇后语“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本意是骂人，因为大家晓得，死蟹吃了会中毒。后来这句话被引申为对事物的喜欢，如商店里打折处理过时商品，讲实惠的老人就去淘宝，嘴里还说：我是“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只要实惠、有用，我就买，不管别的。

“虾有虾路，蟹有蟹路”，“虾蟹”虽同为水族，但习性不同，这句话意思就是虾蟹各有其道、不可同日而语，比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道路或门路，条条大路通罗马。

“飞机上吊蟹——悬空了八只脚”，比喻与目标距离太远，不可能实现的；“螃蟹过街——横行霸道”是指比较蛮不讲理、专横的意思。类似的关于螃蟹的歇后语还有很多，也十分形象。

土话还喜欢用不同类型的蟹来比较不同的人。“小乌蟹”，往往是对小孩的昵称，有时也用于责备；“软壳蟹”，一般指某人能力差，派不上用场；“乌秋蟹”，形容这人很有钱，但隐藏得比较深，一般人不知道；“老蟹”，则是形容年老体弱、动作迟钝的人；“死蟹一只”，用来形容人疲惫不堪，不能动弹，甚至失去自由；后来引申为把事情办僵办僵了，不可挽回，以致一切无指望。“蟹手蟹脚”，江湖上把小喽啰叫“蟹脚”，掰蟹脚就是清理爪牙的意思，先把某人“蟹脚”掰断，让他变成“光杆司令”；掰蟹脚另一层意思是比喻分享他人的财物。

关于螃蟹的土语不胜枚举，这是人们在享受螃蟹美味的同时总结出来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传承、学习、借鉴。

漂洋过海去看你

□陈晖

小瞿去美国3年了，在卡内基·梅隆读研2年，在洛杉矶工作快1年。每次想家，就通过微信视频聊聊天，终究只能隔屏相望。老瞿终于把赴美探望小瞿这件事提上日程。

老瞿思前想后、权衡再三，还是决定跟个旅游团，到那边后带上小瞿一起玩比较方便。小瞿听了甚是兴奋，提前一个月请了八天假，没想到老板秒批。

我把这父女俩的商议结果告诉老妈，老妈心里也乐开花，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都81岁了，我要把身体弄好，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争取去洛杉矶看一下我的小宝贝。”

这次跟团，从上海飞到韩国首尔机场再转机到洛杉矶，也要十个小时，这难免让我担心老妈的身体，何况座位还不在一起。谁曾想，老妈在飞机上非常适

应，该吃吃该睡睡，有时还和邻座阿姨聊聊天，直至平安落地。我倒坐得头昏脑涨、腰酸背痛；老妈精神抖擞，活力十足。

第三天一大早，小瞿拖着行李，刚进酒店大厅就与奶奶来了个大大地熊抱。老妈摸着小瞿的脸欣喜万分。

一路上，这祖孙俩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又说又笑的，我只断断续续听到老妈和小瞿聊个人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从来没有说到一句真话。只听老妈不断吩咐“脾气性格要合得来啊……人品要好啊……你不能到特别冷的州去发展啊……你的鼻窦炎还是适合待在洛杉矶啊……”诸如此类的话。小瞿频频点头，表现得乖巧又听话。

相聚易，离别难。短短半个月的相聚后，终究要说再见。挥手，拥抱；挥泪，告别。儿女长大总要飞，为了梦想而飞，未来的路还很长，各自保重。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还能有机会漂洋过海去看你。

扁食、馄饨、饺子，分不清

□若木

百度上说：扁食的俗称很多，中国北方和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大部分地区通常称为馄饨，四川把扁食称为抄手，湖北叫包面，皖南叫包袱。馄饨这个名字也有趣，广东地区因“馄饨”二字较少见，故俗写作相近音的字“云吞”。我第一次去深圳，看到有云吞店，不知为何物，便进去点了一份，才知道原来是家乡的馄饨。

如东人的扁食为酵水制品，味道跟老酵馒头差不多，做法也相似。酵水扁食做起来比较麻烦，要先投酵，酵足了后，再和面发酵，里面包上馅儿，做成畚箕（耳朵）状，包好后上笼锅蒸，蒸出来的是扁食，也就是畚箕状的馒头。而饺子不用发酵，直接用面粉调制擀成面皮子，也包成畚箕形状，下开水锅里煮熟即成。

我们这边的扁食里面的馅多是甜的，有豆沙、有花生糖等等；而饺子馅儿一般为咸的，以肉馅儿居多，也有人家包菜馅儿的水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自己在家擀面皮，一般是在街上买包子。

在关于扁食的传说中，有两个流传较广。一说是东汉“医圣”张仲景为帮助人们抵御严寒、治疗冻耳发明了扁食；另一说扁食是吴国的大司马吕岱为了祭奠阵亡的吴国将士发明的。都有历史背景和可信度。

曾读到一位叫张颖辉的作家写的《扁食》，文中写道：“……由于扁食馅多，因此个头也大，每个扁食都包得十分饱满，薄薄的皮子舒展挺拔，中间鼓起，腹下展开，宛若一个身着长裙舞姿翩翩的风韵少妇。”将扁食与少妇联系起来，可想这位作家是个浪漫懂风情的人。

扁食、饺子、馄饨，实在是分不太清，那就不分了吧。但它们承载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平安、顺遂、团圆和丰收的美好愿望是一致的，因此吃着吧，不管到底叫啥了。清朝同治年间诗人杨静亭曾写诗赞美馄饨：“包得馄饨味甚常，馅融春韭嚼来香，汤清润吻休嫌淡，咽来方知滋味长。”将此诗用来赞美另外两种也未尝不可。